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十字架與存在的勇氣——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觀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Jin, Fengli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13 05:22:5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76

十字架與存在的勇氣

——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觀

靳鳳林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公元五世紀至十五世紀前後，基督教人生觀在西方人生哲學舞台上一直佔據着主導地位，迨至文藝復興運動的最終勝利，在近代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特別是與之相關的各種無神論思潮的猛烈衝擊下，基督教人生哲學幾近被淹沒。然而自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加爾文（John Calvin）宗教改革開始，西方基督教人生哲學適應時代的重新呼喚，經過全面更新，再次活躍於歷史前台。深入探討現代西方基督教神學的生存觀，對建構當代中國語境中的生存哲學無疑有着極其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在眾多現代西方基督教神學家中，筆者選擇了對人類生存問題關注較多、思考最為深入的基督新教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¹的神學生存觀予以說明，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
1. 莫爾特曼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德國漢堡（Hamburg），現為圖賓根大學（Eberhard-Karls-Universität Tübingen）榮休教授。他的創作過程可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跨越六十至七十年代，作品為著名的三部曲，分別是《盼望神學》（*Theologie der Hoffnung*;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64）、《被釘十字架的上帝》（*Der Gekreuzigte Gott*;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72；中譯本：阮偉等譯，香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年）、《在聖靈能力中的教會》（*Kirche in der Kraft des Geistes*;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75），其間也有好些文集出版，但多為這三部曲作品的預備版。第二個時期從八十年代至今，其作品被稱作「彌賽亞神學」系列，已出版的包括《三位一體與上帝的國度》（*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80）、《創造中的上帝》（*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85；中譯本：隗仁蓮

一、

莫爾特曼認為，上帝的存在是人類生存的前提，要解決現代人類面臨的各種生存問題必須對上帝的存在問題有正確認識。因為人總是根據上帝的神性來展現自己的人性，使自己的生命面向最高價值，根據最高存在來經驗自己，根據終極關切的對象來確定自己的形象。²但莫爾特曼不同於傳統神學之處，在於他對上帝的講述有獨特的思想進路。他不是從天上講起，以永恆為起點，而是從塵世開始，以歷史為舞台；不是以神人的兩極對立為旨歸，而是以神人的融通為目的；不是從創世、現世講到來世，而是從末世與來世着眼講解現世；不是僅注重個人圓滿，而是更注重人類的解放。莫爾特曼何以創制出這種不同凡響的神學生存觀？究其根源，這是由他採用獨特的神學研究方法所決定的。

從方法論上講，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觀主要由四條基本原則掌控着，即具體性原則、終末性原則、辯證性原則和實踐性原則。這四原則分別針對傳統經院神學的玄思抽象、類比推論、兩極對立和個人得救的思考方法。傳統經院神學研究方法的共同特點是以共性為事物的本質所在，不考慮現實世界具體事物的獨特個性，結果無法把握現實事物的本來面目。莫爾特曼一反傳統經院哲學的神學進路，而採用與當代現象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理論派別有

等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耶穌基督的路》（*Der Weg Jesu Christi: 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89）、《生命的靈》（*Der Geist des Lebens: Eine ganzheitliche Pneumatologie*;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GmbH, 1991）、《來臨中的上帝》（*Das Kommen Gottes: Christliche Eschat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5），先後涉及基督教的重要教義：上帝論、創造論、基督論、聖靈論和終末論。他前後兩期的作品一脈相承，前期的三部曲作品奠定了他日後全部神學的基本取向、架構和觀念。

2. 參 Jürgen Moltmann, 《人：當今衝突當中的基督宗教人學》（*Man: Christian Anthropology in the Conflicts of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SPCK and Fortress Press, 1974），第一章。

諸多共同特徵的方法。³其中的具體性原則並非莫爾特曼首創，在西方基督教神學傳統中，卡爾·巴特（Karl Barth）第一個反對經院神學以玄思抽象方式思考上帝，提出以上帝自身的獨特經歷及自我啓示為依據來研究神學，莫爾特曼吸取了巴特的精髓。終末性原則是莫爾特曼的獨特貢獻，所謂終末性原則實質是一種「回溯性認識方法」，莫爾特曼認為「思想的順序一向和事物實際存在的順序相反，因此，我們的認識不是從原因開始，而是從結果開始」。⁴從事物的結局出發反觀事物經歷的路程，才能真正獲得對事物的正確認識，這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有相似之處。辯證法原則則是莫爾特曼借鑒黑格爾哲學方法的結果，莫爾特曼在其多部著作中提及黑格爾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的思維方法，特別是對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宗教哲學》（*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有深刻而準確的把握，常常信手拈來予以嫻熟地運用。而實踐性原則則是莫爾特曼在吸取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思想成果基礎上而提出的神學原則，他強調基督教神學不是當權者的理論附庸，不應只注重個人得救而遠離現實，相反，應當成為社會現實問題的揭露者、批判者和改造者。

按照上述四原則，莫爾特曼講述上帝與人的關係及人的生存問題的起點，不是天上永恆王國的上帝，而是塵世中道成肉身、三位一體的耶穌，並從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死亡及復活這一具體終末事件講起，進而由耶穌的命運引申

3. 參閱鄧紹光，《終末·教會·實踐——莫特曼的盼望神學》（香港：基道出版社，1999年），第二部分相關論述。

4. Moltmann,《來臨中的上帝》（*The Coming of God*; London: SCM Press Ltd, 1996）·Preface: XVI。

出人類存在的命運。莫爾特曼認為從基督教的視角看，要探討上帝與人的關係，脫離耶穌基督其人及其歷史將是根本不可能想像的事，因為上帝本身正是通過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之死而體現出他人性的一面，在基督之死裏他屈辱了自己，但他又通過基督的復活高揚他偉大超越的一面，正是借助耶穌基督其人的死亡與復活，上帝創造了他與人相互溝通的條件。在耶穌基督身上體現出的上帝與人的一致性，造成了上帝跟所有受苦受難的人充滿恩典的、無先決條件的和普遍的一致，爲了上帝這種充滿恩典的、無先決條件的、普遍的一致性，莫爾特曼認為基督神學思考上帝與人的關係時，必須從基督中心論和三位一體說這兩個方面來着眼。⁵

莫爾特曼以《腓立比書》二章爲例，指出聖子位格裏的上帝進到人的有限性中，他不僅進入、下降到裏面，而且以其存在擁抱整個人類，他屈尊俯就，無限度、無條件地接受整個人類，從而每個人都可能以其全副身心參與他。在此，道成肉身的上帝存在於每個人的人性中，能在每個人的人性中被經歷，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在每個人的被遺棄裏與他緊挨着。只要被上帝遺棄和拒絕的人意識到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與他在一起，已經接受了他，他就能夠接受自己。如果說上帝已把在十字架上的死承擔到自己身上，那麼他就把所有的生命，即處在死亡、法則和內疚重壓下的生命擔當到自己身上，在與基督的交流裏，受壓迫的生命在三位一體的上帝情境中充滿了生命，他因在基督裏死亡而復活又得到新生命。由此我們說三位一體的十字架既是肯定的因素，又是否定的因素，它一方面肯定了屈辱、毀滅、死亡、絕望，另一方面它又借聖父、聖靈作用

5. Moltmann, 《生命之源》(The Source of Life; London: SCM Press Ltd, 1997), 頁 16-18。

下的基督復活否定了這一切。三位一體的十字架要求我們在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結構中理解上帝與人的關係。⁶莫爾特曼認為，上帝作為聖父是超越的，作為聖子是內在的，作為聖靈又開啓着未來的歷史，如果我們這樣理解上帝的歷史，我們就能在上帝的歷史裏理解人類自己存在的歷史，即充滿苦難的歷史和充滿盼望的歷史。

二、

莫爾特曼由上述基督中心論和三位一體說出發，進而強調十字架之於人類生存的意義，為此他具體分析了兩類特殊社會群體的生存方式，一是使徒、殉道者和修士的生存方式，一是處於被壓迫地位的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生存方式。

就前者而言，莫爾特曼認為對追隨耶穌的使徒的動機不能從道德意義上理解，而應從末世論的意義上去領悟，耶穌的門徒是在已有上帝國端倪的情況下追隨耶穌的，他們解除自己的家庭、職業等一切關係，同時也解除了與自己的關係，否定自己，恨自己，這一切都是為了獲得上帝國，為了響應上帝之未來的呼召。而那些在初期教會時代受到迫害的殉道者則具有一種特殊的超凡之力，他們經歷了血的洗禮，在死亡中與耶穌獲得團契，在獻出自己的生命中達到生命完美的頂點，他們在獻出生命的同時，就是在分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勝利。至於那些修士因看到基督沒有結婚這一事實，他們也終身不婚，基於基督的貧窮，他們也安於貧窮，他們通過愉悅上帝的善行、沉思、默想十字架等形式，將自己的全副身心沉浸在基督的受難與死亡之中，甚至將耶穌的受難經驗當作自己的受難，通

6. 參莫爾特曼著，阮煒等譯，《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同前，頁 366 相關內容。

過被棄而至蒙揀選，通過受難而至得榮耀，通過十字架而至有尊嚴。⁷莫爾特曼認為使徒、殉難者、修士將十字架視為自己生存經驗的目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但他又認為十字架在當今世代的真正意義遠不是如何使個人通過追隨它而獲得自身的完滿，而是如何將個人追隨十字架上耶穌的行為轉化為反抗現實苦難的行動，化作批判黑暗現實的力量，在此莫爾特曼突顯出十字架神學的實踐性價值取向。

以十字架神學的實踐性價值取向為指導，莫爾特曼進一步探討了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的生存方式，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在回應馬克思的宗教理論基礎上展開的。馬克思認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⁸莫爾特曼認為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是針對統治階級的主流宗教而言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應該被現代神學採納。但馬克思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在充滿壓迫和苦難的社會裏，窮人信奉的基督通常不同於富人信奉的永恆天國中獲得至福的基督，而是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他們在這位基督中找到了甚麼呢？他們在被上帝遺棄的耶穌基督身上找到了一位與自己命運相同的兄弟，他拋棄了自己的神聖形態，採取了一種奴隸形態，跟他們站在一起，愛他們，不像他們的主人那樣折磨他們，由於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被剝奪了自由、尊嚴和人性，因而他們在與受難的耶穌基督的團契中發現了人的尊嚴和希望，正是在「上帝認為他們是有價值的」這一信念支配下，才阻止了這些在苦難裏的人非自願的屈從受難，阻止了他們在受難中自暴自棄。因此，我們可以把十字架信仰賦予的那種

7. 同上，頁 88-89 相關內容。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 月版），頁 2。

不可捉摸的身分經歷，描述為苦難的外在表達的內在理由，以及對苦難的再三抗議。⁹

三、

透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晰地覺察到莫爾特曼對人類生存問題的研究不是建基於對抽象個人的玄思，而是建基於對苦難現實的批判。他曾經指出：「神學家並不應汲汲於解釋世界、歷史和人性，而是在盼望神聖的更新中轉化世界。」¹⁰顯然，他和馬克思的「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¹¹具有相關平行的意義。但僅停留於此種認識尚不足以把握莫爾特曼神學生存觀的內在本質，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深究莫爾特曼何以如此強調神學生存觀的實踐性價值取向。筆者認為要搞清這一問題，必須從莫爾特曼所面對的各種神學生存觀的內在衝突入手。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部分教會，傾向於把人的生存實踐區分為前後相繼的兩環。第一環是個人內在生命的實踐，如靈修、讀經、默想、與上帝契合等屬靈操練。第二環才是外在的社會實踐，它是第一環的引申，是在個人內在生命基礎上的向外發展。他們認為只有內在實踐才能接觸永恆與無限，外在實踐只是囿於變幻有限的世界，永遠不能達到真理之境，¹²此種神學生存實踐理論的實質在於把十字架上耶穌的罪首先看作是個人對上帝的背叛，而非同時看作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疏離與分割。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觀正是針對上述神學生存理論的有的放矢。

9. 參莫爾特曼著，阮煒等譯，《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同前，頁 80 相關內容。

10. Moltmann, 《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 London: SCM Press Ltd, 1967), 頁 84。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同前，頁 19。

12. 參鄧紹光，《終末·教會·實踐——莫特曼的盼望神學》，同前，第一部分相關論述。

基於此種認識，莫爾特曼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各種死亡的惡性循環進行了深入透徹的剖析，並提出了使生命真正得以解放的具體方法和路徑。他說在當今社會，許多心理、社會和政治性質的體系都已經變成致命的條文主義模式，這些模式是即使最好的東西在裏面也會變成最壞的惡性循環。因此它們是不可避免的、毫無希望的，它們是一種負反饋過程，其間生命的定向變成了死亡的定向。從醫學角度來看，死亡就是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它對呼吸、大腦、心臟和血液循環之間的種種基本關係產生影響。只有當負面的反饋過程能夠走完其全部路程時，這死亡的惡性循環過程才會導致最終的死亡。這意味着對這個惡性循環的任何打斷都會制止死亡的過程。¹³由此，莫爾特曼從兩個向度提出了打破死亡的惡性循環，使生命得以解放的具體路徑：一是人的心理解放之路，一是人的政治解放之路。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莫爾特曼對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予以高度關注，並從聖靈的角度對解放的本質內涵做了說明，提出了作為主觀性自由的信仰解放、作為社會性自由的愛的解放、作為未來自由的希望的解放等理論。¹⁴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論，在其後期著作《來臨中的上帝》（*Das Kommen Gottes: Christliche Eschatologie*）中，達到了一個新的思想高度，這集中體現在他對人類生存的另一面——死亡的分析上。他對死亡現象的神學分析突破了自由派神學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將個人的死亡問題與人類歷史的終結、自然宇宙的毀滅相結合，從而使人們對死亡的認識跨入一個廣闊的終末神學視域。我們知道，自由派神學家強調死亡是個體自我的死亡，

13. 莫爾特曼著，阮焯等譯，《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同前，頁16。

14. Moltmann, 《生命的靈》（*The Spirit of Life*; London: SCM Press Ltd, 1992），第五章。

拯救是個體靈魂的拯救。如：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認為，上帝國是以臨到個人的方式到來，它進入個體的靈魂。而莫爾特曼認為生命之靈臨到個人，並賜下新生命給個人，使個人出死入生，這只是基督教的起點和開端，之後還有更長的路要走。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獨自生存，必與他人相契，在社會中生存。只有將個人的死亡與拯救同人類社會歷史的終結與延續相結合，才能真正把握個人生死之真理。但莫爾特曼並未止步於此，他又進一步指出人類社會歷史奠基於地球的自然體系，人類社會歷史必須依賴它方能存活和延續，而地球的歷史又是整個宇宙演化史的構成部分，因此沒有地球和整個宇宙的毀滅與創新，人類社會歷史的終結與延續亦將無從談起。基於此種認識，他將個人終末論與社會歷史終末論、自然宇宙終末論相結合，從而建構出一個整全的基督教終末論體系，突顯出其生存論所慣有的恢宏、磅礴之勢。¹⁵

此外，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論特別強調在當前人類墮落無意義的境況中，只有通過十字架上被遺棄的基督來了解上帝的隱秘存在，才能給予人存在的勇氣，生活在喪失信心的社會中，基督信仰就成了人們所期待的盼望，並且基督信仰證明它能夠使人們擺脫恐慌焦慮和冷酷無情，能夠使人打消逃避生活的念頭和對死亡的渴求。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伴隨着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在西方學術界有關「烏托邦的終結」（End of Utopia）、「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的討論悄然興起，日裔學者福山指出，伴隨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鬥爭的結束，自由主義已在全球獲得勝利，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信仰已徹底終結。莫爾特曼站在其神學生存論的立場上，

15. Moltmann, 《來臨中的上帝》，同前，Preface: XVI。

敏銳地指出，如果這個世界要繼續存在下去，就仍然需要一種烏托邦信仰引導處於被壓迫、被蹂躪中的人充滿盼望地擺脫這一狀態，人無盼望與信仰，毋寧死亡，生命的實質就在於敢於對現實說「不」，正是對未來的盼望與信仰支撐着這一「不」字，基督徒正是憑藉對上帝的公義和上帝國的盼望與信仰，才向着未來開放，向着死亡開放。¹⁶

由此可見，莫爾特曼的神學生存觀迥異於傳統神學的生存觀，它適應時代的需要，全面借鑒和吸取現代哲學、心理學、政治學（諸如：現象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等）的優秀研究成果，實現了神學生存觀的全面更新，將傳統基督教神學生存觀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16. Moltmann, 《信念與未來》(*Faith and Future*; London: SCM Press Ltd, 1995), 頁 203。